

海島逸誌卷二

柳谷王大海碧卿氏著

人物考畧

王三保

王三保者明宣德時內監也宣宗好寶玩因命王三保鄭和等至西洋採買寶物止於萬丹實未嘗至吧國而三寶壠有三保洞俗云三保遺跡極有靈應每朔望士女雲集拜禱其處井裏汶海中有一嶼長數百里名蛇嶼相傳其蛇有大珠爲三保所取死而化爲長嶼以禍人

海島逸誌

卷二

說頗荒唐存之以備攷

澤海真人

澤海真人姓郭名六官始以帆海經商舟師番人窺其貨物充盈將萌惡念六官陰知其意乃曰奴輩利吾財耳無須行兇俟余浴畢自獻所欲浴竟更衣赴海而行瞬息不見番人大懼有頃風浪大作舟覆番衆盡死華人以爲神私謚曰澤海真人立祠以祀焉

蘇某之妻

漳城東門外深青社有蘇某者經商西洋娶婦某氏數

載以不獲利而歸遂卒於家西洋婦聞其計且知其家貧親老子幼乃孑然帆海以歸夫家奉養老母克盡孝道教子成人嗚呼婦人節義求之中華尙不多得况荒服僻壤之地哉誠令人肅然起敬嗟感不忘也惜未詳其姓氏爲可憾耳

連捷公之妻

連捷公之妻某氏容貌豔麗遭吧國之亂夫死爲權貴所得欲納以爲妻某氏佯許而請祭其夫於江然後易吉從之致祭盡禮投江而死

海島逸誌

卷二

連木生

字性惇

連木生居於聖墓港之蕉園謝絕時務工於草書喜管絃能詩善奕各盡其妙每禮拜日賓朋滿座殆有北海之風園中樹木蒼翠花果叢茂垂楊拂水松柏參天有樓曰得月樓有橋曰月橋有竹林有魚池幽隱屈曲頗有雅致而木生人品淡然如菊襟懷灑落誠當時之隱逸也

陳豹卿

陳豹卿名際瀆之石美人性機警能知人其堂兄映翁

三寶壠甲必丹豹卿往訪輒能佐理其事映卒遂襲其職買帆數十發貶州府所到則其利數倍不數年富甲一方蓄歌童教舞女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余始至壠見番官淡板公往候豹卿隊馬數百整肅而來至柵門外則下騎入門則膝行而前豹卿危坐俟其至乃少欠身噴鼻擲貴顯一至於是真爲華人生色也吧中有大第一區名三寶壠土庫唐帆初到客有欲到三寶壠者則進其土庫並有船護送至壠或通譜或瓜葛或薦舉或投奔悉皆收錄因才委任各得其宜華夷均領其資本

海峯通志

卷二

三

經商者不計其數壠地買帆輻輳貨物充盈甲於西洋迨歿之日買帆停泊生涯頓歇壠中爲之寂寞語云人傑地靈良有以也

許芳良

許芳良漳郡人也爲吧甲必丹性門擴有雅量蔡錫光時爲門下客每稱其氣量人所不可及果有棕梨者漳之佳果也亦不可多得唐帆或有攜一二枚大者百金少者數十金皆有力權貴者置以貢於吧王芳良市兩枚付錫光將以進之吧王而錫光悞以爲常果剖而供

之芳良徐曰此誠故鄉中珍果也實希得嘗悉呼其容
及家人共嘗之安汶有丁香油用玻璃瓶實之大者每
瓶價百金錫光拂几悞碎之香聞遠近不可隱遂告之
芳良曰生毀有數何必較也吧中宴貴客則用玻璃器
杯盤茗碗俱係玻璃每副價值一二百金一日宴客婢
失手盡碎之長跪請死芳良曰無須避內但云我悞碎
可矣蓋吧中法度馭婢僕甚嚴僕則自行管束婢則細
君主之芳良不如是則婢殆矣有許姓者落魄爲傭時
吧中諸許皆貴顯芳良每以自炫有云傭者許姓芳良
卽拓之曰旣係子姪行到吧當卽見我何自苦爲也錄
用之不數年竟成巨富其雅量如此類甚多不能畢舉

焉

黃井公

黃井公漳之漳浦人也性朴訥胸無宿物初爲三寶壠
甲必丹以詩酒自豪不受約束遂遭遣謫又以課項未
明竟至囹圄或爲井公謀以其所負於已者告之上臺
使償已責井公曰緣我一人而累及衆人吾寧死不爲
也衆共仰其義願爲之地各斂金而出之長子綿光在

吧奮志經營頗爲小康乃奉井公歸養吧中築園於清
漪之沼日與二三遊侶嘯咏其中以自適人皆以爲古
厚之報云

僧佛賓

佛賓三寶壠觀音亭住持僧漳之漳浦人也能書善畫
出言滑稽公然娶婦育子女各一蓄婢僕客至喚婢烹
茗誠可笑也蓋西洋僧家有妻有妾無足爲奇余有戲
贈佛賓絕句云問道金仙在此間禪家世事竟安閑袈
裟自繡闥房裏待客烹茶喚小鬟

噶留吧後紀

嗚呼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原夫和蘭夷衆之據有吧地也
也以厚幣甜言與爪亞土番暫悅其牛皮犬之曠地以
爲貿易詭計而得之數百年於茲矣堅固其城池嚴立
其酷法遠近爲與之番莫敢控衡悉歸其賦可謂富強
之邦矣爪鴉愚蠢既貪其利漸受籠絡奈何又設阿片
黑烟以誑誘之使其衆必服食此物爲快暗令自致疲
弱至於絕滅且使無志興復土地不生報怨之心而爪
亞本屬無識蠢類果中其毒無復致慮我中華之人亦

受其朦一服此物遂忘故鄉之苦不以父母妻子爲念
遺害不可勝言夫阿片烟之物乃屬春方之意其性斂
攝人之服此者益藉其火力以取快樂於一時不知其
能斂元陽潛消貽害於後日蓋人身之元陽元陰猶日
月之光明萬物得其陰陽和氣藉以健運生長阿片烟
之火如野火之燒山草木各物當之莫不焦枯腐爛耳
凡服之深者則其人必瘦削軟弱振作無志容色青闇
元陽元陰爲之散失不能生育縱有生者旋致病死服
之既久則欲罷不能破家蕩產虫生髓枯怪病種種醫

藥無功比比皆然和蘭却自禁其衆不得竊服犯者立置重刑何吾人之不悟同於爪鴉甘墜其術中耶和蘭之計將謂萬年不拔之基矣乃安不思危漸以剝削爲事我華人遠販於此向來皆就所售貨銀或置貨或將銀帶回各從其便今則嚴禁不許寄銀出口必令將銀轉置貨物方許揚帆而其貨物又皆產於他處未到吧地以致唐船守候日久風迅過時年年不能抵廈甚至遭及夏秋風颶人船俱沒數十年如是邊海之人業此者莫不咨嗟長嘆國課亦因之減額惟付之莫可如何

已耳豈意英黎紅毛番久伺其利欲圖之已久及嘉慶拾四年秋遂與其甲板舟師數十往攻不克退回其國越年夏秋之間仍備舟師再往以天炮環攻而克和蘭不敢與敵逃回祖家今之吧地悉屬紅毛統轄除去和蘭酷法招商如故人皆悅服遠近商賈莫不交通紅毛之勢可謂雄矣信夫詭計之不足恃而機心之無益損人以利已竟爲造化所不容此其人彰明較著者矣故備錄之以爲後人之稽考云爾